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實用主義

(二)

詹姆士著

孟憲承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義 主 用 實

(二)

著士姆詹
譯承憲孟

著名界世譯漢

(許叢會學志尙原)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升一集一第

義主用實

冊二

著士姆詹

譯承憲孟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號行發

原各房海上
館一務印

dit
W. WONG

PRAGMATISM

By

W. JAMES

Translated by

H. C. MEN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實用主義

第五篇 實用主義與常識

在上篇裏，我們棄了平常所說宇宙的一性，而趨向宇宙所現各種特殊的聯合的研
究。我們看見，這各種聯合與同樣實在的數種分離而存在的。每種聯合與每種分離問我
們的是：『我被證實到什麼限度了？』我們若是良好的實用主義家，我們應趨向經驗，趨
向事實。

絕對一性仍留在的，不過只可作爲一個假設。現在那假設常歸并於一個萬知的知
者，萬事萬物，從他看來，沒有例外，都成一個單獨有系統的事實。但是人對於這知者，還可
有兩種看法：或看作一個『絕對』或是一個『最終』。這兩種知識者的反面，也有一個
反假設說，知識無論怎樣廣大，總含有幾分愚昧；事實的幾點，總可容許遺漏。這樣的反假

設，也可以合法地主張的。

理性上的
多元論

這是理性上的多元論 (noetic pluralism) 的假設，一元論者所認為妄謬的。在事實沒有證明他是妄謬以前，我們必須把他和一元論一樣地尊重對待。我們的實用主義，起初雖不過是一種方法，卻強迫我們對於多元的理解，要有友好的態度。世界的部分，或者同別部分不過很寬的被一個接續詞『與』聯絡起來。他們或者可以來去自由，而別部分可以不因之受內部的變換。這個多元的理解——世界是加添的，構成的，——是一個理解，實用主義，經嚴重審議之後，所不能廢棄的。但是這個理解，引導我們到更深的一層假設，就是實際世界不是永遠的完全，如一元論者所堅持，乃是永遠的不完全，隨時可以增加或損失的。

無論怎樣，世界在一點上是不完全的。我們對這問題的辯論，就顯出我們的知識在現在是不完全的，是可以加添的。從他所包含的知識上看，世界確正在變換與增長。我們先泛論我們知識怎樣去完成他自己，這就可以引導我們到本篇的題目『常識』 (Common-

mon sense) 上去。

知識是一點一點的增長的。這些點子可大可小，但是知識決不會全部都長成了；有些舊知識總存留在裏面。譬如你們關於實用主義的知識，現在是增長的。將來這個增長，也許能大變你們以前所以爲真的意見。這個改變，是逐漸的。舉最近的例，就拿我的講演來說。你們聽我講演，起切所得的，大概是一小部分的新事實，幾個新定義，或區別，或觀察點。當這些特殊觀念加添上去的時候，其餘的知識仍存在不動，逐漸的你將以前的意見和我所灌輸的新意見，一起排列攙來，略爲改變了那知識全部，這改變的度是極小的。

我假定你們聽我的講演，都有信託我的能力的一個先有意見，這先有意見，於你們承受我所說的話的態度很有影響。我在講演中，若忽然中輟了，用低音唱起 *We won't go home till morning* 來了。這件新事實，不但一定要加添到你的知識全部上去，并且要迫你改變對我的信託，或對實用主義哲學的意見，總之，要迫你重行排列好多的意思。在這種變化中，你的精神很疲勞，有時是苦痛的疲勞，一方有舊信仰的壓迫，一方有經

驗所得的新事實的伸張。

我們的知識一點一點的增長。這些點子，如油漬的點子一般，是會散布的。但是我們不讓他們散布，我們要保留我們的舊知識，舊信仰，舊成見，愈多愈好。我們專事修補舊的，不大肯改換新的。新的浸透了，玷污了舊的；但是他也給所吸收的沾染了的舊的來統覺，來協同。在學問過程每前進一步所達到的新平衡裏，新事實絕少生加上去的，常是燒熟了，或在陳醬裏煮過了再放進去。

舊式的思想
方法仍
存在

這樣說，新真理是新經驗與舊真理聯合的結果，而交互變換的。既然這是今日意見改變的方法，沒有理由說歷來的意見改變不是一樣。從這點推論，可知很古的思想形式，雖經後來人的意見上改變，至今還有存在的。最原始的思想方法，也許還沒有完全剷除。像我們的五指，耳骨，尾形附屬骨，或其他原始留遺的特徵，為我們人種歷史上磨滅不了的符號。我們的遠祖，在一時候或者構成幾種思想的法子，自己儘沒有知覺，但是一經構成了，那遺產傳授至今。你奏一闕音樂，用了一字謎，就要用他到底。你有一所建築，你可以

隨意翻造，可是第一個建築師的末層圖案不能變。——你不能改一個 Cothie 式禮拜堂爲一個 Doric 式的廟宇。你洗一個藥瓶或酒瓶，你洗了又洗，但總不能完去全掉那最初裝的藥味或酒味。

我的論點是：我們關於事物的思想的根本方法，是很遠的祖先所尋獲，經歷了後來的經驗，而能自己保存的。在人類思想進化中，他們是一個平衡的大階段，常識的階段。別的階段，雖然連續上去，從來沒有能排除了他。

在尋常談話裏，一個人的常識，是指他好的判斷力，指他沒有什麼怪僻性。在哲學裏，常識的意義，不是這樣。常識是指一種智識的形式或思想的範疇的應用。假如我們是蝦是蜂，我們的組織，引我們去知覺經驗所用的形式，一定和我們現在用的不同。我們今日所不能想像的那種範疇，在思想上用來處理經驗，或者和我們實在所用的一樣便利（這個我們不能獨斷的否認的。）

若是這個說來好像矛盾的，請想一想解析幾何學。歐克立特 (Euclid) 用質性上關

係，去界說同一的圖。笛卡兒 (Descartes) 用他們的點和外加的縱橫線上的關係去決定他們的意義，結果是他運用曲線的方法，絕對不同，而大有效。我們的概念作用 (conceptions)，德人 稱爲 *Denkmittel* (思想的用具)，意義是我們因了思想事實而處理事實的用具。經驗自身來的時候，並沒有標誌和名稱，要我們先去尋出來的。康德 (Kant) 所謂最初經驗，不過是一個 *Gewühl der Erscheinungen* (現象的散亂) 一個 *Rhapsodie der Wahrnehmungen* (知覺的散漫) 一個混雜的東西，要我們用心思去把他統一的。我們平常總先構造一個概念系統 (system of concepts)，在思想上分類了，有秩序了，用智識上方法聯絡了，然後用這個概念系統，作爲所受印象 (impressions) 的一本對賬的簿子。每個印象，指定他在這概念系統裏一個可能的位置，這印象就「了解」了。這個平行的複本，同着他的各分子的「一對一的關係」的觀念，在現代數學及論理學上，很使應用，竟將較舊的分類的概念作用漸廢止了。這樣的概念系統很多，感覺複本也是其中一個。給你的感覺印象，在概念中無論那裏尋出一個「一對一的關係」，你就

理解了這印象了。各種概念系統，你都能用來理解這些印象，也是很明白的。

舊常識理解他們的法子，是用一套概念，最重要的如下：

事物；

同或異；

種類；

精神；

軀體；

一時間；

一空間；

主體與屬性；

因果的影響；

幻想的；

實在的。

他們逐漸
用的受人應

從我們知覺(perceptions)的永遠無限的氣候(weather)裏，這些觀念給我們組織一個秩序出來：知覺若各個分看，是不遵什麼確定的規程的。『氣候』這個字，這裏最合用。譬如在波士頓，那氣候幾沒有規則，所有的定律是：你若有了一個氣候經兩天，第三天大概有別一個氣候了。波士頓所有的氣候經驗，是不連續的，混亂的。溫度、風、雨、日光，一天可以改變三次。但是華盛頓的氣候局，要去知解這個混亂現象，將波士頓氣候的每個相續的變化，作為更大的變化中之一節。氣候局指定每個變化在大陸風系上的地位及時間。在這大陸風系的歷史上，各地方的氣候變化貫串起來，如珠子貫串在一條繩子上。

幼稚的小孩，與下等的動物，對他們的經驗，一定如沒有學問的波士頓人對他們的氣候一般。他們不知道時間、空間、永久的主辭與變換的賓辭、原因、種類、思想、事物，也如平常人不懂大陸風系。一個嬰兒的小鼓，從手中落掉了，這兒不去尋覓他的。他想，這玩具走了，如燭光滅了一般。你把這小鼓放在他手裏，他看這玩具回來了，也如你再燃那一枝燭，

而燭光再現一樣。他是一件物，他自身有永久的存在，你可以補插在相續的出現中間。這樣觀念，嬰兒顯然沒有。狗也是一樣。不見了，就不想了。他們沒有補插事物的趨向。讓我引我的同事桑他耶那（Santayana）先生書裏的一段：

『若一隻狗正自足地各處嗅着，看見他好久不見的主人來了……這可憐的畜生，不問他主人爲什麼去，爲什麼又來，爲什麼自己應該愛主人，爲什麼自己躺在他的腳傍，又忘了他而想到打獵。——這種種都是完全神祕，完全沒思量過。這樣的經驗有變化，有景色，有種活潑的律動。他的故事，可用狂歌鼓出來。他的行動，純恃靈感。每件事情是天機，每椿動作是意外。絕對自由與絕對孤立無助并在一塊，全依賴神助，而那不可測的神力，又與自己生命無從分別……但在那樣紛亂的戲劇中的人物，也有他們的上台與下台，能決定、注意、記憶、前後事實次序的存在，仍能逐漸尋出他們的暗號。……這樣的了解愈進步，經驗中每時間愈有因果，愈可預卜其餘的經驗。生活中平靜的地方，充滿了能力，奮發的時間，充滿了計謀。沒有情緒能顛倒精神，因情緒的基本是

看破的。沒有事情能錯亂精神，因為精神的眼光是很遠的。最壞的境遇，可尋方法去逃避的。每個時間，從前不過充滿了自己的冒險與驚奇的情緒，現在却容納過去的教訓，而推測全部的計畫了。『理性之生命 (The Life of Reason: Reason in Common Sense) 一九〇五年出版第五九頁』

至今科學與哲學，還是很勤苦的要將我們經驗中的幻想與實在分出來。在原始時代，他們所有的區別，是很初原的。只要思想得最活潑的人，就信仰了，他們將夢幻與實在攪在一起。在這裏，『思想』與『事物』的範疇，最不可缺。——我們有幾種經驗，不說他們是實在，單叫他們是思想。在以前列舉的諸範疇中，每個的應用，照這樣看來，都有一個歷史的起原，而逐漸推廣的。

我們大家都信仰，每件事都有他的確定時日的一個時間，每樣物事都有他的確定地位的一個空間，這些抽象觀念，統一世界力很大。但是他們完成的概念，與自然人寬泛的無秩序的時間空間經驗怎樣不同啊！我們所遇各事物，各有自己的時間延長性 (Duration) 與空間伸展性 (extension)，又含渾的圍着一個『更多』的界，直侵入第二事

物的延長性與伸展性。不久我們就失掉所有確定的關係；不但小孩於過去全部，攪成一團，分不出前日昨日，就是成年的人，到時間真久了，也是這樣。空間關係亦然。在地圖上，我能明白看見我所在的地方，和倫敦、君士但丁、北平的關係。在實際上，我完全沒有能感覺地圖所表示的事實。方向與距離是含渾的、錯雜的。宇宙的空間，與宇宙的時間，不是如康德所謂直覺 (intuitions)，乃是人爲的構造。人類的大多數，永遠不用這些觀念，他們生存於衆多的時間與衆多的空間中。這些衆多的時間空間，交互穿插的，十分雜亂的。

永久的『事物』、『一樣』的事物同他各種『形相』與『改變』，事物不同的『種類』，『種類』用作『賓辭』，他的事物作『主辭』——這一串的名詞，指出我們經驗最近的流動與可覺的變化怎樣從紛亂中分解出來。這樣應用這些概念工具來分解的，還不過經驗流的最小部分。我們最下的遠祖，大概只能含渾用『一樣』的觀念。就是問他這『一樣』是否事物，在不可見的空間歷久存在，他也未必回答得出來。他要告訴你，說從來沒有遇着這樣問題，也從來沒有用這樣眼光觀察。

種類、種類的同一——都是分解衆多的最有用的 Denkmittel（思想之具。）衆多或者可以爲絕對的經驗或者可以純是單獨事項，沒有一項複現兩次的。但是在這樣世界裏，論理學將無從應用，因爲種類與種類的同一，是論理學唯一的工具。只要我們已經知道一件事物屬一種類的，也屬於那種類的種類，我們就有了利器，可以環遊宇宙了。下等動物，不能用這樣抽象的觀念，文明的人用他們的程度，也各不同。

因果的影響——這也是一個遠古的概念。因爲我們看，原始的人，差不多想每個事物是重要的，能發生一種影響的。追究無論什麼疾病、災害、或意外事變裏，『誰或什麼是負責的，』乃是尋求更確定的影響的開始。因果影響的尋求，就從這中心點發展出去。休姆與科學都試要完全排除『影響』觀念，而以『定律』觀念代他。但是定律是比較的一個新發明，在常識的舊領域內，影響仍是最高的主宰。

『可能的』——比實在少些，比完全不實在多些——又是常識的有力觀念之一。你儘可批評他們，他們依然存在。我們只要批評的壓力一輕，也就飛奔的回向他們。『自

己，「體」——在實質的或玄學的意義上，——沒有人能逃避這些思想形式的束縛。在實用上，常識的概念，一致勝利的。一個人，無論怎樣有學問，總依着常識的方法，想一「物事」是一個永久的單位主體，支持着許多交換的屬性，沒有人誠實地用更批評的觀念，以爲是一羣感覺性質爲一個定律聯合起來的。我們用常識範疇去構成我們的計畫，聯絡我們經驗的較遠部分與較近部分。我們以後所得的更批評的哲學，比起這自然的思想來，反不過是幻想了。

這樣看來，在我們事物的了解上，常識是完全一個確定的階段，是一個階段，非常能滿足我們思想目的的事物是存在的，就是不看見他們的時候，也存在。他們的種類是存在的。他們的性質——他們因而動作，我們因而運用他們的——也存在的。這些燈將他光的性質射在這屋子裏各物體上。當我們拿一個不透明的幕遮住了，我們阻隔了他們放射的途徑。我嘴唇裏的聲音，直達到你們的耳朵裏。火的熱，傳到我們煮雞蛋的沸水中，我們能將一塊冰放在內，將熱變成冷。非歐洲的人種，沒有例外，至今還在這個哲學思想